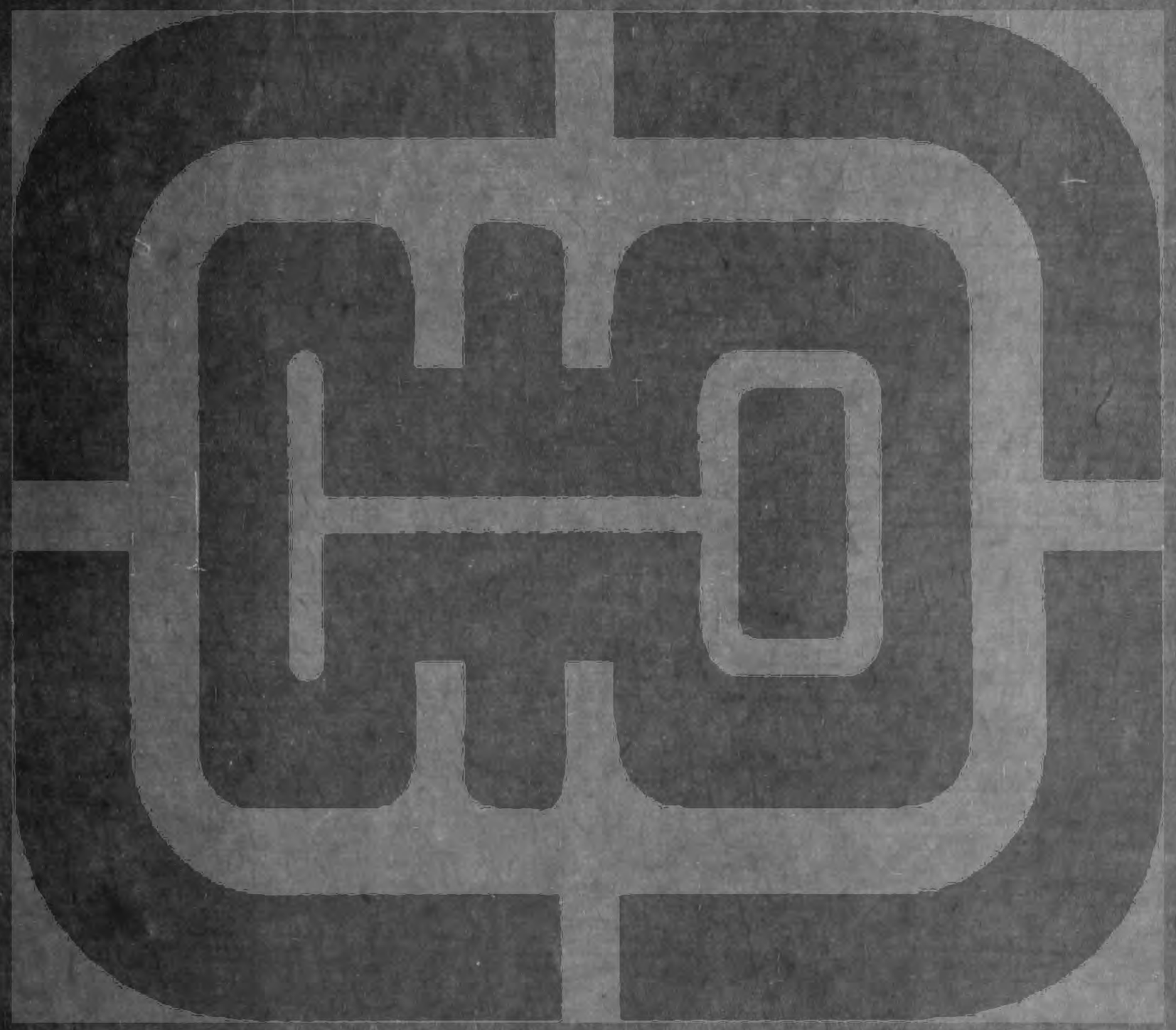


臨濟宗

汾陽昭禪師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琅邪慧覺禪師　南嶽下十世

石霜法永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太子院一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葉縣省禪師法嗣

浮山法遠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不列章次

神鼎諲禪師法嗣　開聖寶情山主　妙智光雲禪師

谷隱聰禪師法嗣　金山曇頴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仗錫修已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 不列章次　大乘德遵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廣慧璉禪師法嗣　華嚴道隆禪師　慧力慧南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語具十七卷）楊岐方會禪師（語具十九卷）翠巖可真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峯省回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不列章次）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南峯惟廣禪師　大溈德乳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琅邪覺禪師法嗣
定慧超信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不列章次）泐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涼峯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講師
大愚芝禪師法嗣
雲峯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
寶應昭禪師法嗣　琅邪方銳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
石門徹禪師法嗣　瑞巖智才禪師
金山穎禪師法嗣　普慈崇珍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石霜永禪師法嗣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
浮山遠禪師法嗣　淨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定林慧琛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

洞庭月禪師法嗣　薦福院亮禪師

仗錫已禪師法嗣　黃巖保軒禪師

龍華岳禪師法嗣　西余淨端禪師或出洞庭月下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大潙慕喆禪師　西林崇奧禪師

蔣山元禪師法嗣　雪竇法雅禪師　丞慰應悅禪師

武泉政禪師法嗣　慶善宗雲禪師不列次章

雙峯回禪師法嗣　光國文贊禪師

菩提用禪師法嗣　淨土善思禪師

定慧信禪師法嗣　宮窿智圓禪師

雲峯悅禪師法嗣　壽寧齊曉禪師

玉泉本禪師法嗣　護國齊月禪師不列章次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惠暹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興化岳禪師法嗣　興化紹清禪師

玉泉芳禪師法嗣　慧力善周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

大潙喆禪師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　汾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福嚴寘禪師　東明遷禪師

雪竇雅禪師法嗣　光孝普印禪師

慶善雲禪師法嗣　慶善普能禪師

淨土思禪師法嗣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

護國月禪師法嗣　護國慧本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淨因繼成禪師　法輪彥孜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

汾潭祥禪師法嗣　鴻福德昇禪師　萬壽慧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瓊首座　寶峯景淳知藏

懷玉用宣首座

光孝蘭禪師法嗣　廬山法真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瑞巖如勝禪師　冶父道川禪師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均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徃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蹉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徃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

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邀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揚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

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擲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玲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令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

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
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
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彌行
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
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
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鎮鄉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
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
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
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斲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
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
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
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
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
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
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
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
為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
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
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
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
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
氣看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
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
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

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
憂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蓦踏古皇道
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
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
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憂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
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
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
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
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者茶山上水燒鼎
洞中樵玅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
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
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
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
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
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
慮忘緣巧說不得秖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
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
師曰玄沙曾見雪峯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驅草之恩曰與麼則
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打骨出髓上
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南宮道去何曾
去騎牛卧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
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
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悟

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鈞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椰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

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劒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劒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劒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二二二三几𠬝𠬝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

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内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輒潭師敦遣之師測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殁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落氣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麽生師曰本來無星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荅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　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荅話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鄜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烏觜魚腮上堂竒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
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槌竪拂即不問瞬目
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
雨雪貧家爭柰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
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
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胷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
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
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
迦老子吽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
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
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麽生道良
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麽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
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咦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
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麽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猶
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麽生是衲
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
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
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鷂有時
一棒作箇布絲網摝蜆撈鰕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
作蝦蟆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麽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
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
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
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
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
髏峯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麽生道若道不得

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則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卿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諺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邪有定

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臥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竪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
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
轟宇宙通知音繞側耳頂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
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
眞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徧十
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
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
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
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揲
不辨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鬚毛斑爲甚麼
不道第一鬚毛斑要會麼金葉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上堂衆集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巇

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聲起
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
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
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
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生是伽藍
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
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氈盡天邊月潦倒
扶桑没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
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
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

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
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
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
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
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
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
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
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惟適來
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
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
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
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
盌盛羹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作開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儼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
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
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閘口又成
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
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
歷生擘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撞來昏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為闇黎鎖却僧堂門
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亟常合道

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晃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曰雲横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法昌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胷揺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横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秪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蘄州黄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

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擘騰入漢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堙兵捍關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行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雲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

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叅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又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

頭搔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
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
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
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
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録公開堂拈香曰
欲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
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
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
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貓不捉鼠
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
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
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
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
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只
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
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
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
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
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閉門
作話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
遭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麁而時時頭撞休
誇國手謾說神僊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
在甚麽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

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奥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没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攢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意師曰金盤

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垂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荊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先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頴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秖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箕擔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鉤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侵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

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麽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踍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麽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麽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麽不念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荅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骼（拈駕切）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叅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秪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

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礙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伸手不兒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
師曰箄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
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徧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
無猶如水底撚葫蘆擊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
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
何師曰脫却龍頭卸却角馱曰拽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
雲愁聞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
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鄰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
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曰四棱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
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
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
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
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
是是即也大奇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盡不成問如
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

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麽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麽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鑌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荅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麈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麽生座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麽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

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刼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傳中

英公憂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曰與老衲遊偶上藍溥離灨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此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塵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玄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曰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

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矍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　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召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　帝大

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罪秘殿譚禪乞歸廬山　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腳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跳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掾墟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童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俟甚因閱數板憮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皷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秖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齕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秖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抒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憃獲受奬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剖心之有詣

墻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
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沈痾神慮
迷恍殆及小閒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逢蒿諒之
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
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
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
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
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
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凝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
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窮矣重念先德
率多叅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
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
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令繼紹
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欣幸欣幸公聞
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
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
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
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
一百問請廣慧荅慧一一荅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
成得甚麽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
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
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吽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又手
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
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趨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
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
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

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揚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饍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

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搥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腳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隆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吾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也即起跌坐呼侍者燒香燈起遂示寂

溈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游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無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佳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

羊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麽良久曰餧驢餧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卻弗觀汝華唯食己實執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搓觚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麽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窓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麽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爲甚麽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嚼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拄火爐中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宴爲甚麽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與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

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植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秖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illegible]

不爲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眞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眞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跨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頷下鬚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歘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竪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

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
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
要師曰最好精麄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
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
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
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
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黑漆露柱閃聲色兩
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秪解
撈鰕摝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
麁公妻麽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註破蓬鬢荊釵世所
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麽百鳥銜花
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麽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
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
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斅未是作家
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
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巖遊
山又作麽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
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
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
大笑曰笑箇甚麽笑他鴻鵠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
婆六隻妳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荅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

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潙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擡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斬頭瓦片問開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彻徹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劒當胷時如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氷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抒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淨雲散玉兎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徃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荅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眞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鼈石鼈露柱啾啾哔須彌打一捧閻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闡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摽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無師曰年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帝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入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太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鼇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盤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鬚表丈夫問奔流度刃疾颺過風未審姜山明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綉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鷄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盡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閣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粤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柱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

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杉長裸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一丈兎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參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開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寃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聲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

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令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
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
夫膝下有黄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
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即出峽依琅邪一語忽
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来幾令分座淨室居士郭功甫過門問
道與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
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遏當棄餘喘
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顧之中夜其妻夢聞見
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奚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
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字及生乃名宣老暮年記問如昔
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
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遽與相別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

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
雲問門外是甚麽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
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群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
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敵空擊木木一作竹
尚落筌罣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
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闡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
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
宗不振久矣宜屬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
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
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于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櫨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裹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

爲佛事翠巖這裏秖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
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
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麽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
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
體秖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麽
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
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咏有麽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
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
北俱盧州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麽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
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
日事作麽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

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臥
忽然須彌山跨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麽生商
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
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麽生商量良久曰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
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未曾挂
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雖然如是著衣
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
智補陁巖上清風起瞎驢趂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
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甚麽出身無路挑日月於
拄杖頭上爲甚麽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
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麽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
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麽

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眛音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廻未出輪廻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廻無有是處汝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汝且道婆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又手當胷去也師曰醉後添盃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遠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孤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閒致致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揭

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無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窣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垂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兎之鷹混迹塵中未是咬豬之狗何異趂坑墮塹正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齩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椰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瘂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曲彔禪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柱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擡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塩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斃

荆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柱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思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秖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白談令淹留衲子擬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辨得斤兩若也辨得須彌秖重半銖若辨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荅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舍栗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

飲氣目連鵝子且不能為為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搭高十二層天外星纏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處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盡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頴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珏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珏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座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熟鍪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劒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劒師曰今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腳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皃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跳入燈籠裏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躉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皃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擘拳如拳擘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已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處指體上遭迍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

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鬪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叅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叅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擡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撼其曾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

隱隱隋堤師其歸矣前浪東馳後浪西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 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

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
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
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
秖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
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閒嗥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
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
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閻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
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
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
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
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
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
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
以道放行也恒薩舒光把住也泥沙臣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
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舌佛道昔於波羅奈轉
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
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
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
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拶空追響勞汝精神夢
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
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拶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
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
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

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滄佇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復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十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雪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今在甚麼處若也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貴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來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須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浪良久別衆趨寂閣維設利卧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

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慇懃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覿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峯回禪師法嗣

閬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雲峯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慧稜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剎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忽遇艨艟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跳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

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
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寔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
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
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
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
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
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
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滅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
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
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槌胷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鶻萬重雲秖一突且是甚麼咄

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
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鬢再生

南嶽下十三世　大潙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没來由
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知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
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
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
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
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
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懷慨生擒虎
兕活捉獅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
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鎗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故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未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階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當又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又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袍有擬草菴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曾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恰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誦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硬近東曰滄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攔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

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撲木蘭開

潭州福嚴寶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柬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潙山真如庵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忠曰為甚麼師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師打出或曰達麼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為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為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樁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為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

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币币燈籠跳過青天露柱鬼驚頭腦裂然雖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劒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為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筌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盡醫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鍬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譚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蹟庵繼成禪師衆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劒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忘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灼鼈日裏藏冰陰影問翻飜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秖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

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頡頏還會麽一曲寥
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亟擬思量何劫
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
麽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舉裏
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
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蛉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
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
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麽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
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麽舉了秖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
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
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
僧柱杖裏去強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麽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
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
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柱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
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
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
講千僧赴大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
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
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
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
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
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
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
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

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麽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史又問善曰聞麽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

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襍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實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

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孝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誦當漢過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盖相應任是諸佛諸祖

覩著寒毛卓豎會歷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
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
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
秖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
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
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
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猊臺重
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
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辨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覩面便
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
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
竣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
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汾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儘在見聞
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
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柱杖子若道不得依而
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
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恁麼是恁麼非師曰一
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驚齩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
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眞人
天眼目某在大潙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
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

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鵶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也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曰無鑐鏁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声絕而化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傾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髮鬖髮愛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黎撩乱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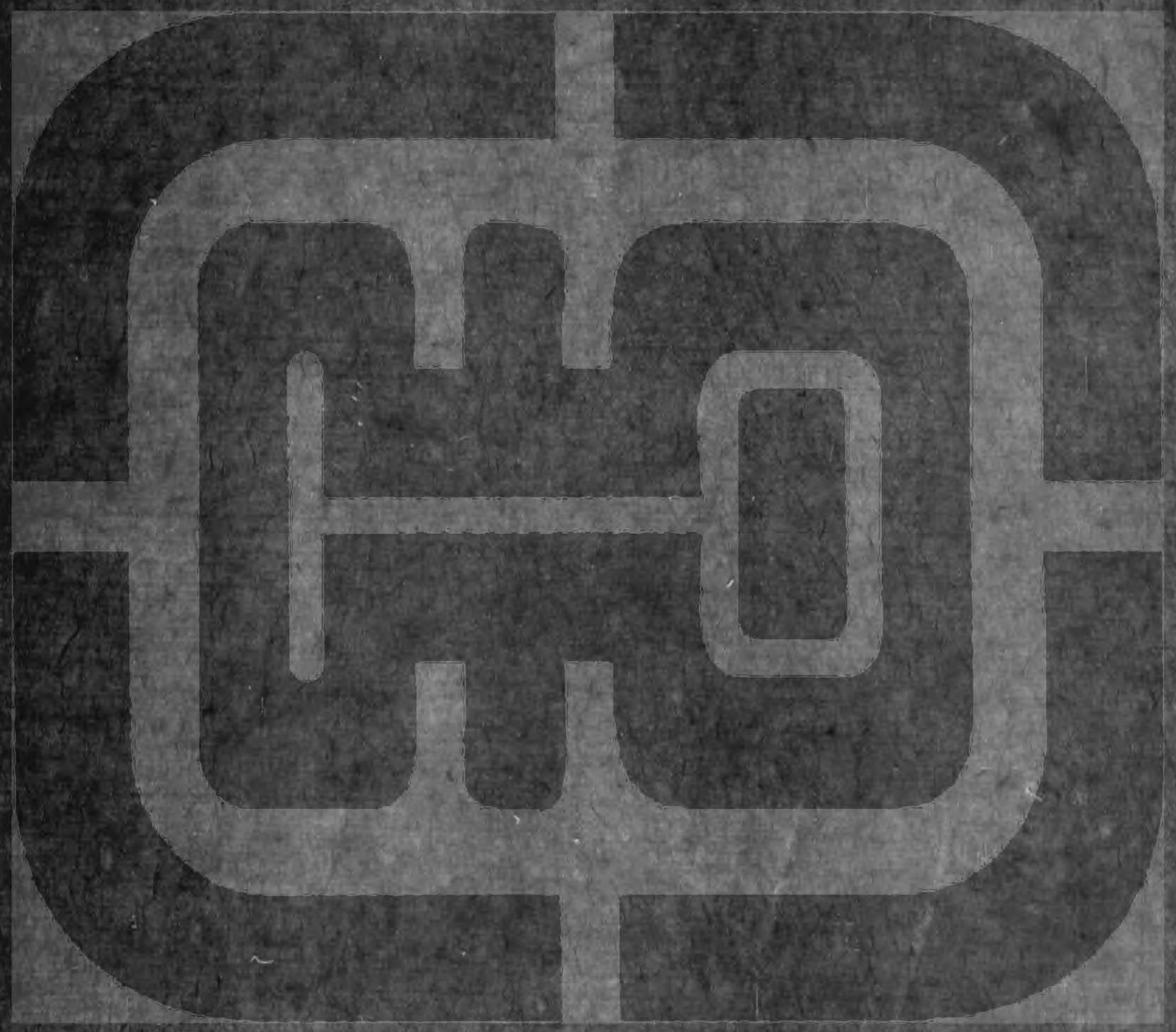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趍袁帝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荅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桃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着衣喫飯兩浙人飽愛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淨因成禪師法嗣　南嶽下十五世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着宗網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秪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無為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怨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蹣庵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憩東齋道恪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于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應天府上元縣十八坊居住奉
佛信人張福山同妻周氏妙清發心施財
刊此卷功德荅報
四恩資熏三有所冀福崇山嶽彌堅現在鋅基心悟祖
機成就當來道果